

天 说¹

柳宗元

【说明】 天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天是无意志的自然界，还是有意志的神？这是唐代中期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天说》是柳宗元的一篇富有战斗性的哲学论文，它强有力地批判了韩愈的唯心主义天命论。

天命论是孔孟用来麻痹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是维护和巩固反动统治的神学依据，它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够“赏功罚祸”。韩愈站在儒家的反动立场上，极力鼓吹天命论，他胡说：“残民者昌，佑民者殃”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不懂得天的爱憎，做了违反天意的事。人民的痛苦和统治者的富贵，都是符合天意的，因此不能怨天。他诬蔑人民群众开发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种种生产活动都是破坏天地万物的犯罪行为。这是十分荒谬，极端反动的。显然，韩愈在哲学思想上坚持唯心论，正是为他推行儒家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等的唯物主义思想，在

¹ 说——解释，说明。后来也作为论说文的一种名称。天说，就是有关天（自然界）的道理的解释。

《天说》一文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韩愈的唯心主义天命论，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指出：天地、阴阳、元气都是和瓜果、草木一样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质，没有意志，更没有什么“赏功而罚祸”的“威力”。万事万物都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根本与天无关。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用来维持旧秩序的“天命观”，肯定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动作用。这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就是柳宗元在政治上坚持法家路线、主张变革、反对保守的理论基础。

柳宗元《天说》等哲学论文所反映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唐代中期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柳、韩的论战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柳宗元生平可参看《活页文选》第1号《封建论》。

韩愈谓柳子曰¹：“若知天之说乎²？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³，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⁴？’若是者，举不能知天。夫果蓏、饮

1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唐朝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中期以孔孟正统儒学继承人自居的唯心主义思想家，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上的代表。 2 若——你。 3 夫（扶 fú）——用于句首的语气词，表示要发表议论。倦辱——劳苦屈辱。 4 戾（力 lì）——乖违，背理。极戾，极端的违背道理。这两句大意是：“残害人民的人应该遭殃却反而昌盛，保护人民的人理应昌盛反而遭殃，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极端违背道理的地步啊！”这是人们对儒家天命论的大胆怀疑和否定。

食既坏¹，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痿痔，虫生之²。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³，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⁴？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⁵。虫之生而物益坏，食齧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⁶。其有能去之者⁷，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⁸。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⁹，伐山林，凿泉以井饮¹⁰，窳墓以送死¹¹，而又穴

1 蓂（裸 luǒ）——瓜类植物的果实。果蓂，瓜果的总称。

2 血气败逆壅底——血气衰败堵塞，流通不畅。壅底，堵塞、停滞。痈疡（拥阳 yōng yáng）——生在颈部或背部的毒疮。疣赘（由缀 yóu zhuì）——肿瘤。痿（漏 lòu）——颈肿。痔（志 zhì）——痔疮。

3 蝎（河 hé）——木头里的蠹虫。草腐萤飞——古人有“腐草化为萤”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4 岂——难道，莫非。这句大意是：这些虫难道不是因为〔物体〕腐烂败坏之后才产生的吗？

5 元气——我国古代哲学概念，古代唯物主义者认为，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或指阴阳二气混沌未分的实体。唯心主义者认为元气是受天的意志支配的。阴阳——我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古代唯物主义者用它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互相消长的物质势力的概念。唯心主义者认为阴阳是天道所具备的两种作用。在这里，韩愈赤裸裸地宣扬唯心主义自然观和反动的天命论，以“物坏虫生”这种反科学的说法为依据，胡说元气、阴阳被破坏了，人才因而产生。

6 齧（聂 niè）——咬，啃。攻穴——穿孔，打洞。滋——更加。

7 其——语气词，假如。去——除掉。

8 讎——仇敌。这句大意是：能够除掉这些虫的，就是对物有功；使这些虫繁殖生长的，就是物的仇敌。

9 垦原田——将荒地开辟成农田。

10 凿泉以井饮——凿通泉源，从井里打水喝。

11 窳（款 kuǎn）——用作动词，挖掘，挖空。窳墓以送死，挖掘墓穴埋葬死人。

为偃溲¹，筑为墻垣、城郭、台榭、观游²，疏为川渎、沟洫、陂池³，燧木以燔⁴，革金以鎔⁵，陶甄琢磨⁶，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⁷；倖倖冲冲⁸，攻残败挠而未尝息⁹。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¹⁰；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¹¹。

1 偃溲（演搜 yǎn sōu）——厕所。穴为偃溲，在地上挖穴修厕所。 2 垣（原 yuán）——低矮的墙。郭——外城。台——高而平的建筑物。榭（泄 xiè）——建筑在高土台上的敞屋。观游——泛指可供观赏游览的处所。 3 川——大的河流。渎（读 dú）——小沟渠。沟洫（序 xù）——用以防旱排涝的田间水道。陂（杯 bēi）池——池塘。 4 燧（岁 suì）——古代取火器，这里用作动词。燔（凡 fán）——烧烤。燧木以燔，钻木取火来烧烤食物。 5 革——变革，改变。革金以鎔，改变金属的形态使之熔化。 6 陶——制作陶器。甄（针 zhēn）——制作瓦器。琢磨——雕刻打磨玉、石器。 7 悴（脆 cuì）然——衰弱不振的样子。 8 倖倖（幸 xìng）——同“悻悻”，形容怒气冲冲的样子。冲冲——同“憧憧”，形容来往不绝的样子。 9 攻残——侵害破坏。败挠（挠 náo）——毁坏扰乱。攻残败挠，这里是说人对自然界的种种破坏。韩愈诬蔑人类开发自然的生产活动都是对天地万物的破坏，都是对天有罪的。 10 日薄岁削——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地削减。这句大意是：我以为如果有人能够残杀这些人，从而使危害元气、阴阳的人越来越少，那就是对天地有功的人。 11 这句大意是：我以为天若是听到了人们的呼叫和怨恨的声音，那么，有功于天的人必受重赏，有罪于天的人受罚也就会更重。这是韩愈用“赏功罚祸”的天命论来为那些剥削、残害人民的统治者辩护。

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¹。吾能终其说²。彼上而玄者³，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⁴，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痲痺、草木也⁵。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⁶？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痲痺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⁷？功者自功，祸者自祸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⁹。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义以游其内¹⁰，生而死尔¹¹，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痲痺、草木耶？¹²”

1 信——副词，真的，的确。辩——巧言善辩。信辩且美，的确说得又巧妙又漂亮。

2 终——极。这里指透彻。吾能终其说，我能把关于天的道理说透彻。

3 玄——青黑色，这里指天。

4 浑然——形容完整不可分割的样子。

5 柳宗元在这里指出：天地、元气、阴阳虽大，但与果蓏、草木一样，是物质的，并没有什么意志。

6 这两句大意是：假如有谁能去掉对物咬食、钻洞的虫子，这个物对它能有所报答吗？相反，谁让那些咬食、钻洞的虫子繁殖生长，这个物就会对它发怒吗？

7 乌——怎么。

8 这句大意是：有功的人是通过他自己的行为取得的，遭祸的人也是由他自己的行为招致的。这是对天能行赏罚的唯心主义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9 欲望——想要，希望。谬——错误，荒谬。

10 游其内——生存于你所主张的“义”之中。

11 尔——语气词。

12 这句大意是：假如你坚信仁义，而一切都按照“仁义”行动，那么你生于仁义，死于仁义好了，又何必把自己的生死得失，寄托在象果蓏、痲痺、草木那样的没有意志的自然物上呢？

译 文

韩愈对柳宗元说：“你知道关于天的道理吗？我给你说说关于天的道理吧。有些受尽了病痛、劳累、屈辱、冻饿折磨的人，往往对天呼喊道：‘残害人民的人反倒兴旺，保护人民的人反倒遭殃！’接着又向天呼喊道：‘为什么会弄到这样极端违背道理的地步啊？’象这样的人，全都是对天不了解。我们知道，瓜果、饮食腐烂了，就会长虫子；人的血气衰败，停滞了，身上就会长痈疡、疣赘、痲痔这些毒疮，虫子也就生出来了。木头朽烂了，蠹虫就会在里面繁殖；野草腐烂了，里面就会飞出萤火虫来。这些难道不是因为物败坏了之后才产生的吗？物败坏了，虫子从里面生出来；元气、阴阳败坏了，人就因此而产生。虫产生以后，物就更加败坏，虫子对物又吃、又咬、又是钻洞，使物遭到更严重的损害。如果有谁能除掉虫子，对于物就有功；谁要是让虫子繁殖生长，那就是物的仇敌了。人对元气、阴阳的破坏也越来越厉害了：他们开垦田地，砍伐山林，凿通泉源，打井饮水，挖掘墓穴掩埋死人，挖坑修造厕所，建筑墙垣、城郭、台榭以及可供观赏游览的处所，疏浚大小河流，清理水道沟渠，整修池塘，钻木取火烧烤食物，熔化金属，制作陶器、瓦器，雕刻打磨玉器、石器，使天地万物衰残破败，不能保持它们的本性；人们

这样怒气冲冲地、来来往往地侵害、扰乱自然界的活动，从未停止过。人们对于元气、阴阳的祸害，不是比虫子更厉害得多吗？我认为谁要能消除这些人，使他们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地削减，从而使祸害元气、阴阳的人日益减少，这就是有功于天地的人；谁要是繁殖养息这些人，那就是天地的仇敌。现在的人们全都不了解天，所以才发出这样的呼叫和埋怨来。我想，天听到了人们的呼叫和埋怨，必定会大大地赏赐有功于天的人，也一定会重重地惩罚那些祸害元气、阴阳的人。不知你以为我说得怎么样？”

柳宗元说：“你果真是由于愤激而发这番议论的吧？的确，你的议论不仅巧妙而且十分漂亮。我能把关于天的道理说透彻。那个在上面的青黑色的东西，一般人都把它叫做天；那个在下面的黄色的东西，一般人都把它叫做地；那充塞天地之间浑然不可分割的东西，一般人都把它叫做元气；一寒一暑这种变化，一般人都把它叫做阴阳。它们虽然很大，但和瓜果、痈痔、草木没有什么不同。假如有谁能够除掉对物咬食、钻洞的虫子，这个物对他能有所报答吗？谁如果让那些咬食、钻洞的虫子繁殖生长，这个物就会对他发怒吗？天地好比大瓜果，元气好比大痈痔，阴阳好比大草木，它们怎么能赏功罚祸呢？有功的人是通过他自己的行为取得的，遭祸的人也是由他自己的行为招致的，希望天来行使赏罚，那就大错了。呼天怨天，祈求天的怜悯和仁慈，那就更加错误了。假如你坚信你的道义而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那就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好了，又何必把生死得失的

念头，寄托在象瓜果、痼痔、草木那样的没有意志的自然物上呢？”

注译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七二级

B 242

中华书局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7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18·78 定价1分